

王子文在《我的助理不简单》中饰演的女主角姜甜甜,在电视剧开局令人讨厌,那是演出的成功。

在街头、在家里,与邂逅的老阿姨吴敬芳发生冲突与争执,吴敬芳的放松与修养符合她的年龄,而姜甜甜非常不快的表达与行动处理,完全没有对象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的区别。“她的世界被触犯了。”懊恼与不屑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小格局。

曾经在医院看胃病,30岁左右的男医生,面对一个看好后还问这问那的老太太,耐心地讲解。换了一个同龄的男病人上去,两人简短问答,节奏合一,医生轻松安慰中甚至混着些“哥们”气息。

可是设计师姜甜甜,全世界欠她的那张脸,没有因为对象不同而脸部肌肉有些微不同。她暂时处于事业的调整期,从北京设计总公司下放到苏州分公司,一脑门子职业打拼的心思,可是即使成功了,这样的人也是很无趣的。

吴敬芳不仅成了姜爸爸招纳的租客,也成了公司给她找的助理。所谓无巧不成书。直至姜甜甜被迫离开公司,吴敬芳仍然是她助理,两人携手,自创家装业务,剧情开始展现独有的风格面貌。仍是相爱相杀的套路,这一对的双女主,变成年龄相差一辈的两位。要出产艺术感,一是姜甜甜从僵硬到柔软的变化不能是被教化的;二是吴敬芳的形象必须是好看的,让人忘记她是老年人。垂老还暮还要给人拎包,道德感也过不去。

60岁出来应聘建筑设计公司,无职业资历,只是因为“帮家里装修了两套房,喜欢这行业,想从头学起,实现理想”。哪个公司会聘用?剧中有公司聘了吴敬芳,是因为“想就这内容招来媒体,成为引人注目的网红”。理由成立。再看建筑测量,只是往墙边放上类似手机大小的机器。到老少两人组合,姜甜甜会画图纸,老吴经过商,懂得跟客户打交道,这就建立了合理合情合故事。

饰演吴敬芳的,是大名鼎鼎的邓婕。人们很想看看,在全盛时代,演过“凤辣子”的名角,如今如何去演出一个老阿姨的魅力来。那双聪明的眼睛依然明亮,脸庞稍胖但轮廓依然,中镜头里微笑的妩媚,一霎那时光倒流到以前的《红楼梦》;近镜头里微笑的爽朗,大方显示自然地老去。眼光,步伐,喜悦,生气,只要她出现,戏就生动好看。邓婕灌注吴敬芳以一天天生的喜气,活跃的开朗。短发时髦利索,衣袂介于职业装与休闲装之间,举手投足皆是洒脱得体,被人差遣并不卑微,自道身世没有伤感,悄悄得胜露露俏皮。安然发光于自己的位置,同时永远给人留着位置,“喧宾不夺主”。谁遇到这样“60岁可以打100分”的人,谁就是福气。

一锅汤,1小时就可以煮好即食。可是用4个小时煲出的汤,滋味就不一样。老去,带来经验,带来领悟,带来效率。趁着体力脑力还在,生命还可以有新的拓展,在成就他人之时还成就自己。这就是邓婕领衔此剧给观众带来的意义。

“60岁再就业”是不会引领风潮的。吴敬芳做得好,是因为她心态好。只有以玩的心态进入,才能跟年轻人共事。为了争取客户,花费小一万元买来客户推销的保险。老吴不差钱。客户一声“在美容院”,速去美容院也做一把,老吴不算计钱。

不计较才能谈成生意,愿意付出才人见人爱。在街头摩擦生隙之时,吴敬芳已经建立了自己圆满的小宇宙,不争不怨。皱纹也是因此而减少的吧。从四川到苏州租房,不是异地养老,也不是旅游养老,她有一个住在苏州的外甥可以比邻而居,她可以学习装修学习养花种草。处于离婚冷静期,给自己一个独立的敢想敢干的空间。新的地方新的人新的工作,使一切“放下”成为可能。往前走,步态才有观赏性。

邓婕的喜剧演绎是有角色依据的,快捷风格正合现代节奏。“我的助理不简单”,不简单的邓婕,恭喜成为老年偶像。

秋分过后,天渐渐凉了,将马上步入深秋和冬季。松阳12万亩茶园里,人头攒动,茶农正把茶树林里的最后一批杂草拔掉并将其覆盖在茶树根部,以让茶树过一个暖冬。一年四季,茶农也只有在冬季才能歇歇脚。

每天清晨,我都会围绕附近的茶园骑几圈单车,直到身上没了早起的慵懒,再回到家中,泡一杯清茶。松阳小城不同于别地儿,是充满茶味的。

泡茶时,先用少许开水把茶叶发湿,之后滤掉水。顺势把茶杯送到鼻子底下,慢慢地嗅一会儿经开水浸泡之后茶叶发出的清香,然后才续上开水,再细细观看透明茶杯中飘逸舒展的茶叶叶片。如此这般以后才捧起茶杯,轻轻地吹开水面上的茶叶,小口小口地品尝汤色优美的、映照着自己脸庞的茶水,心神也伴着茶上热气飘向了往日时光。

我爷爷辈开始,响应政府政策号召,同时基于松阳的地理环境适合种植茶叶作物,农户纷纷在自留地里开始种茶。水稻解决吃饭,茶叶增添收入。当时的

秋天的公园,可能是因为工作日的缘故,没几个人。刚进公园门的时候,就听见有喇叭放出震天响的音乐,正狐疑为何音乐会放如此“奔放”的曲子时,抬头看见前面有两个青年,音乐是从其中一个人肩膀上扛着的播放器播出来的。

这个画面,看着太亲切,熟悉了。如果他们梳个大奔头,头上打着发胶,穿条喇叭裤,衬衣塞在腰间,那就是妥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髦小青年。不过那时候,街头文艺青年扛的是录音机,磁带里放的是迪斯科;而现在,录音机换成了自带喇叭的插卡播放器,虽然从行头到硬件都“鸟枪换炮”了,但制造出来的气氛还是大致相同的——时髦且不失尴尬。

那两个青年是到公园里做直播的。不知道现在户外直播还算不算时髦的事情,反正我遇到了,都会驻足欣赏一会儿,看看这些新时代的街头艺人,是怎么给远方的粉丝卖力气活儿的。因此,在与这两个青年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也投去了期许、赞赏的眼光,对视之后,很明显唱歌的青年提高了分贝,扛播放器并手持挂满了好几个手机的直播杆的青年,眼里只有他的小伙伴,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存在。

这一幕,让我想起一个曾经很流行但现在基本

我就要边走边唱

韩浩月

被抛弃的说法:“边走边唱”。陈凯歌曾以《边走边唱》为名拍摄过一部电影,那是1991年的事情,该片主演黄磊在1997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专辑名字就叫《边走边唱》,由此可见,这四个字在当时有多么火。据不完全统计,差不多有近十名歌手都翻唱或者原创过同名歌曲。在那一二十年间,报纸副刊开设的栏目名字中,“边走边唱”成为许多副刊的栏目标配,好像那个年代的人,不边走边唱一下子,都不足以显得有多热爱生活。

确实,走着路唱着歌儿,许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年轻、活泼、热情的一种表现,音乐、小说、电影、电视剧、话剧,都爱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一个人内在状态。以前在县城生活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在街上骑着自行车,莫名其妙地就引吭高歌起来。后来在一线城市生活,很少见到这种场景了,不但没人在公共场合边走边唱,就算在地铁里手机外放音乐声音大了点,都会遭白眼、被抗议,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安静、沉默的生活状态。

边走边唱——这个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歌者进入一种忘我的情境。可是,在快节奏的生活轨道上,想要实现忘我,难度颇大,因为有无数的暗示与暗示,在告诉你不要忘记我,尤其是不能忘形,否则,等待着你的有可能就是出丑。话说回来,怎么以前的人,那么地不怕出丑呢?我有时候傍晚散步后回家的路上,会在无意识

之下,唱出几句老掉牙的老流行歌来,这时候如果有人冷不丁地出现,就会赶紧把溜出嘴边的字和词咽下去,那滋味,就像咽下几颗玻璃球,连带着喉咙和胃都难受。

自己不能边走边唱,于是便很是羡慕那些旁若无人、边走边唱的人。记得2002年前后有几年,街上常见到拉着中等大小的音箱边走边唱的艺人,看着他们在夕阳下或者暮色中逐渐消失于街尾的身影,觉得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诗意——可能是我想多了,觉得歌者的生活,天生就是快乐的,可谁知道他们的愁绪呢?边走边唱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除了开心别无选择,自打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也就对边走边唱没那么向往了。

这次秋天公园里与两个青年人的相遇,一时让我浮想联翩,差点儿走上前去,想要点歌一首,让自己的声音也从那个播放器中传播出去。就在这么想的时候,一辆车身上标记着“公园管理”字样的电动车从身边飞驰而过,几位全副武装的保安表情严肃地乘车向公园内部赶去,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的耳朵听到一句话:“别让那俩小子跑了。”我猜,是那俩直播的青年音乐声搞得有点大,被人投诉“扰民”了。

我没留在原地等着看结果,在离开公园走向停车场的时候,忍不住哼了几句,“我就要边走边唱,我就要边走边唱……”忘了这句歌词是哪个《边走边唱》版本中的了,或许这句词还有这旋律,都是我临时起意瞎编的。



一个出口

冯磊

最近在思考,武侠小说到当代网文的演变问题。后来发现,以上两类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厉害。

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成功,虽然裹着传统文化和侠义的外衣,但骨子里其实一点都不传统。它

们本质上其实也是爽文。

不仅武侠,蒲松龄笔下的狐女、侠女类的文字,也是古代的爽文。他们或者它们,武艺高强,屡有奇遇,侠肝义胆。这些文字大量存在于古代笔记、野史、传说和传奇之中。这些文字的意义,

从布拉格驱车往西约一百二十公里,便是捷克有名的卡罗维发利市。卡罗维发利是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泰普拉河把城市分成左右两半,街道沿河兴建,两旁建筑古色古香,呈现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置身于此,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

卡罗维发利小镇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这里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从地下两千多米深处喷出。城内有几十个泉眼,每个泉眼喷出的泉水温度都不一样,最高达72℃。温泉含多种化学元素,可供饮用和沐浴、治病。

关于“卡罗维发利”的来历,导游告诉我们,相传很久以前,喜爱打猎的捷克国王查理四世到这里狩猎,一只小鹿被国王射伤,跛着腿逃去,国王策马紧追,受伤的小鹿跳入山下泉水中,很快便康复逃离。国王感到奇怪,便令御医化验泉水,结果证明泉水对治疗多种疾病有奇效。后来,小城有了“卡罗维发利”之名,又称“查理温泉”。

卡罗维发利的磨坊温泉回廊是一个著名景点。磨坊温泉回廊又名“米勒温泉回廊”,因附近原有座磨坊而得名。建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新文艺复兴样式的这座温泉回廊,现已成了卡罗维发利的传统标志之一。磨坊温泉回廊共有五个温泉眼出口,水温不一,一些游人端着漂亮的温泉水杯,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我面对带淡淡硫磺味的泉水,想到的却是如果时间允许,该美美地泡个温泉。

小镇曾经名人荟萃。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当年出访欧洲时曾在卡罗维发利停留。此后,俄罗斯的一些皇亲国戚也相继来到这里游览和疗养。就是现在,仍然有许多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创业,一些有名的饭店、商店和旅游场所由俄罗斯人经营。据说历史上还有其他许多名人来到卡罗维发利疗养,如马克思、普希金、歌德、席勒、贝多芬、肖邦和果戈里等。

卡罗维发利的德沃夏克公园是为了纪念十九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德沃夏克而建。德沃夏克一生作品颇丰,其中包括他在美国任教期间,以美国黑人音乐为素材,创作的著名的代表作《自新大陆交响曲》。1904年5月1日,德沃夏克因中风在布拉格不幸逝世。在公园中间的草坪上,我们看到德沃夏克的塑像精神抖擞地站着。

卡罗维发利的名气,还来自国际电影节。根据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官网公布,目前全球有十五个国际A类电影节,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便是其中之一。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46年,每年6至7月在捷克举办。1988年,中国影片《芙蓉镇》在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水晶地球仪奖。

卡罗维发利有一家取名于《好兵帅克》中同名人物的餐厅——好兵帅克餐厅。《好兵帅克》是捷克作家哈谢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主人公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主要情节,塑造出一个憨厚老实又十分幽默的、招人喜爱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奥匈帝国的军官、警察、神父等昏庸无能、愚蠢透顶的丑态。好兵帅克受到捷克人民的喜爱,故而捷克境内有多家“好兵帅克餐厅”。



卡罗维发利的这家好兵帅克餐厅门面不大,通往大厅的走廊灯光昏黄。来这里点一份烤鸭,再配以鲜美的捷克啤酒,味道真的不错哦。

义,大约是试图给世人留下一个念想:穷困潦倒不可怕,家宅地下有窖银;孤独寂寞不可怕,有狐女红袖添香;暴虐者一手遮天不可怕,有刀山火海油锅等着他。此外,权力场之

外有江湖,还有令狐冲、黑木崖、逍遥子、任我行、东方不败。古代社会,生活很难。那些把古代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可以认真读一下《聊斋》里的《田七郎》。

生民艰难,总需要一个情感的突破口。活着不易,但还要存留一点希望。这是野史、笔记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很多哲学、宗教存在的基础。

当代网文,似乎也承载了一些类似的功能。生活节奏快,可以穿越到古代去当皇帝;看不惯他人骄横恣睢,可以到豪门大家族去体验做上门女婿。

活着,首先要快乐一些。

明起请看一组《秋之味》,责编郭影。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吴伦仲(篆刻)

生活水平很低,过年才能吃点心,但爷爷村子里所有人都很勤劳,家家户户耕作农田、采摘茶叶,带着希望,用自己的勤劳换取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

松阳茶叶从一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匠心”。爷爷说:“只有真正爱茶的人,才能制作出一片好茶叶。”在茶树枝头上发芽,朝饮露水,夜宿云雾,一个月或数十天后,一片片鲜嫩的茶叶被采摘进入凡间,开始进入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最终成为一片等待冲泡的干茶叶。怎么样采茶也是很有讲究的事,比如最常讲的两叶一尖,旁边两片嫩芽加上中间一个尖尖,这样采的茶才是最嫩的,做出来的茶也才是最好的。

真正的好茶,不需要包装,不追求产量,无须过分修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天然本色,只需要守好它作为入口之物的“健康本分”足矣。

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私人农户可以在家自己制茶了。茶季,我母亲负责采

茶制茶,父亲负责销售。1986年松阳玉峰、银猴等名茶相继试制成功推广,从此茶在年轻一辈的心里又拔高了一节,那一年也是我的出生年。

我父亲制作春季和秋季两季茶。秋天播种茶苗,春天采摘茶叶。春茶期间,特别辛苦,不管暴雨还是烈日,早上5点左右天蒙蒙亮,就打着电筒全副武装上山辛勤采摘。优等的名茶,一个采茶工一天最多能采摘四斤的茶青,而四斤茶青才能炒制一斤绿茶,甚至更少。白天采摘好后,晚上还得炒制茶青,因此,父母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我也只能随着他们在制茶间睡觉,那里的“床”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摊晾鲜叶和揉捻茶叶用的竹匾,又圆又大。我莫名地对它特别有好感,可能是它散发出来的淡淡的茶叶清香,特别好闻,躺着躺着便睡着了。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与茶叶结下了缘。儿时的记忆里,妈妈的手一直都有

茶香七十年

阙晓璐



夜光杯